

烏溪沙的麻鷹

鄭培凱



▲麻鷹，學名黑鷹，是香港常見的猛禽。

後，伸開羽翼的悠然滑翔，從烏溪沙村的南頭，向海灣遨遊，繞了一圈之後，再拔高北向，飛過我們的屋苑，消失在氣流升降的流動之中。

本地的環保組織對麻鷹的生存十分關心，開展過

一些宣傳活動，向人們普及麻鷹的生態價值，呼籲人們保護麻鷹。他們指出，麻鷹對人類有益無害，在自然界扮演了清道夫的角色。烏溪沙海灣一帶，時常漂浮着海洋生物的屍體、腐肉、魚屍、鳥類及小型動物，這些都是麻鷹的主要食物來源。樹叢中隱藏的鼠類，以及麻雀之屬，也是麻鷹的獵食對象，總之，可以保持自然界食物鏈的平衡，確保生態環境的穩定。

我不是觀鳥迷，也不是積極的環保主義者，但非常贊成保護麻鷹的主張，也相信自然界的平衡需要我們的關注與保護。在我眼裏，烏溪沙麻鷹的愜意翱翔，就像蘇東坡在《赤壁賦》中說的「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在自家的陽台上可以看到麻鷹自由飛翔，也真是生活中的一大愉悅。

寫海東青捕獵前後的迅猛姿態：「軒昂時作左右顧，整拂六翻披霜翎……勁如千鈞激磬石，迅如九野鞭雷霆。原頭草枯眼愈疾，砉然一舉凌高冥。」康熙的詩句大概想到了王維《觀獵》所寫：「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是北方草原猛禽霸斡天宇的寫照，不料我居然在香港郊野公園，遠離高樓大廈林立，在山林環繞的大潭水庫，得以親眼目睹同樣是「身小而健」的麻鷹，表演了一齣「砉然一舉凌高冥」的戲碼。

麻鷹的個頭不大，身軀只有五六十厘米，但羽翼展開來，卻有體長的三倍之多，劃過長空的姿態，是造物主想像羽族翻騰，達到平衡的極致。麻鷹飛翔，平時矯夭優雅，襲取獵物則如雷霆電光，動靜協調快慢有節，有如貝多芬與莫扎特的四手聯彈，讓觀者應接不暇。我在陽台上觀賞麻鷹，一般是看到鷹擊长空之

或許是年事漸長，也許是冗事太多，免不了案牘勞形，早上出門散步的習慣，逐漸減少，最後變成只能在傍晚時分，放下身邊冗務，跨出落地玻璃門，在陽台上觀海，看世事浮沉。不禁想起曹操寫的《觀滄海》一詩，講到：「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生活中減少了海邊散步，或許是年齡強加於體能的遺憾，也有連醫生囑咐的養生之道，但在陽台上還能觀海，感受海風吹拂的溫馨，一樣看日落月升，開放胸懷，與天地自然混為一體，可算作自我安慰的一種心理治療吧。

在陽台上觀海，就發現了前所未曾經歷的驚喜，原來可以瞻望麻鷹的翱翔，在天地間翻騰上下，御風而行，為山海交錯的寧謐帶來了無窮律動。麻鷹，學名黑鷹，是香港常見的猛禽。我最先注意到麻鷹的迅猛與機智，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帶領我們的行山隊，翻越港島山脊到達大潭水庫，在水庫堤壩上欣賞風景，觀賞壩下魚群聚集的場景。我們從堤壩上扯下幾片麵包屑，扔到水庫中，就有大群游魚前來吞食。令我沒想到的是，突然就有幾隻麻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俯衝而下，瞬間叨起魚隻，振翅而去。速度之快，只能說是電光石火，眨眼之間就撈取了鮮美的食糧。這就讓我想到歷史上的契丹與女真族描繪的海東青，是東北地區最敏捷猛鷹的鷹隼，宋遼期間的繪畫中還有「海青襲天鵝」的圖像，以及海青作為族徽的記載。《滿洲源流考》記載：「海東青。羽族之最驚者，有海東青焉。身小而健，其飛極高，能擒天鵝；搏兔，亦俊於鷹鶴。」康熙皇帝還寫過一首詩，讚揚海東青的神俊：「羽翮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數海東青。」還描

住在烏溪沙，落地窗朝着吐露港波平浪靜的海灣，天氣晴朗的時候，可以看到日落餘暉，在水面鋪灑金光，繪出千姿百態的圖案。一輪紅日墜入海灣對面的山巒，在最後三四分鐘，變化多端，氣象萬千，先是閃爍刺眼的金光，然後隨着八仙嶺的浮塵與風氣，呈現靛藍的橘紅。若有飄浮的雲層閃過，就像在案板上切開了新鮮的橙子，讓人聯想到周邦彥的《少年遊》：「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很有點溫婉香艷的感覺。落入山脊的片刻，日頭突然轉為朦朧的暈紅，像隔着錦繡羅紗的水晶球，剎那之間，從天穹墜落，隱去了燦爛的身影，留下一片迷茫的霞光。

傍晚時分，我喜歡坐在陽台上，看晴空風雲變幻，日落月升。有時痴痴望着海灣的波谷，冥想億萬年之間，滄桑桑田，彼時此際，山崗是否是山崗，海灣是否是海灣。眼前的山海交錯，是大化有意為之，還是不經意的地殼變動，是真是幻，在億萬年後成了我作息與俱的美景。

曾經有許多年，每天一大清早，牽着妻子的手，沿着烏溪沙的海灘，從渡頭灣村，一路沿着長徑村的海濱小徑，走到馬鞍山的濱海長廊，呼吸清新而帶點鹹澀的空氣，任憑熾微時分的海風輕拂髮茨。幸福的感覺愉悅而且真實，深深鐫刻在記憶當中，回想起來總是鮮明如畫，完全不受時間的磨蝕。偶爾會看到低飛的白鷺企立在水邊，不曉得是欣賞海灣的寧靜，還是等待魚兒游過，準備奮身一擊。這一帶蚌類很多，不過都深埋在海灘底下，想來鷺鷥的長喙沒有雷達的本領，無法探知蚌貝躲藏的位置。倒是有許多小螃蟹，大概就是廣東文人稱作「禮雲子」的蜆蜆，不知死活，在沙灘上探頭探腦，舉手作揖，招惹鷺鷥來襲。

七日談

(香港篇)

說杏花

喜歡「杏花春雨江南」一句。拆散來看，六字皆成好意象；合在一起，又是絕佳養眼的好畫面。

杏在吾鄉是尋常植株，尋常卻討喜。故里有杏，種在水邊，二三月，杏花早開，遠看是雪，是喝了點小酒有點微醺的雪，帶有稍稍的粉。杏花透月，有接近玉質的美感，難怪汪曾祺先生說：「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舊時春日，家裏有一架可移動的鍋，杏花開時，祖母就央人把地鍋架到樹邊去做飯，祖母喜歡做的一道菜是地鍋豆腐，搭配一些春日的時蔬來燒，當然也燒一些河鮮。祖母在地鍋裏煮豆腐的時候，鍋鏟與鐵鍋之間形成的奏鳴曲，加之鍋中美餚的裊裊香氣，會把樹梢上的杏花饞得飛身以赴，落在了鍋灶內。祖母亦不會把這些杏花撿出來，姑且與豆腐一同煮，杏花陰裏煮豆腐，有大俗大雅的美。

提及杏花，就不得不提古詩詞中所言及的「紅杏」，譬如「紅杏枝頭春意鬧」「一枝紅杏出牆來」，就連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言及稻香村兼提杏花，

說：「有幾百株杏花，盛開時如噴火蒸霞一般。」杏花真有紅的嗎？

顯然沒有。此處的「紅杏」顯然並非指杏花是紅色，有兩種說法。

說法一：是想像派。而是說杏花開的時候，枝頭陽光大好、花放千樹似錦，有通感的成分在，是心情賦予了杏花是火紅的顏色。

說法二：是婉約派。說是用紅杏來指代女子。所謂「紅杏枝頭春意鬧」，說的是春日裏的女子待字閨中，有對春日和愛情的無限嚮往，搔首踟躕，心嚮往之，可謂「春意在我」；至於「一枝紅杏出牆來」和後來被用濫了的「紅杏出牆」，不用解釋，大家即知何意。《紅樓夢》中，稻香村裏的李紈冷清落，卻伴有幾百株如此喧鬧欲燃的杏樹，此「杏」是諧音「幸」，後來，李紈教育賈蘭成才，復興賈氏一門，可謂「極其幸運」。

杏花好，人觀杏花，心有千千結，一萬個人眼裏有一萬種杏花風情。其實，換一個思路想，一樹那麼美妙的杏花，被人說三道四，對杏花是有失公允的。怎麼辦呢？樹大招風，花美招流言，有杏以來，何止千年萬年如一瞬間過，大風摧枯拉朽，吹落了杏花，更吹落了不為人所知的流言蜚語，如杏花飄散。



▲杏花枝頭春意鬧。

新華社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在位於哈勒姆城的弗朗斯·哈爾斯博物館 (Frans Hals Museum) 中的一條長廊處，一幅精緻的靜物畫吸引了我。身在靜物畫目不暇接的尼德蘭地區，能夠抓住眼球的作品要麼畫中有獨特的稀缺物件兒，要麼物品的光澤與質感以假亂真。眼前的這幅小畫，二者兼具了。

這幅《帶香爐的靜物》出自十七世紀荷蘭畫家彼得·凡·羅斯特拉滕 (Pieter van Roestraeten) 之手。身為哈勒姆本地人的他曾作為學徒師從這棟博物館的主人、哈勒姆城偉大的畫家弗朗斯·哈爾斯五載之久，之後還娶了他的女兒成為了「贅婿」。然而，學成出師的他或許忌憚老丈人在肖像畫領域無法撼動的地位，選擇另闢蹊徑成為以靜物畫和虛空畫 (Vanitas) 聞名、偶作風俗畫的畫家。深受同期著名「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 畫家威廉·卡爾夫 (Willem Kalf) 影響的羅斯特拉滕，也效仿前者將物品安置在一個極暗的環境中。但有別於前者「華麗靜物」題材中屢屢出鏡的鸚鵡螺杯和明青花瓷，羅斯特拉滕畫中最搶眼的物品大都是雕刻精美的奢華銀器，包括燭台、酒壺、茶葉罐，以及此作中帶有鏤空雕花的三腳香爐。

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家中的氣味是豪門貴族展示其身份的重要象徵之一。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污濁的空氣會傳播疾病，因此會使用各種香爐、鮮花、香包和香爐來改善室內空氣。畫中的銀製帶蓋香爐功能和我國所用的香爐一致，區別在於我們是焚香，他們是在爐中燃燒由玫瑰水、桃

「榮歸故里」的銀製香爐



▲《帶香爐的靜物》出自十七世紀荷蘭畫家彼得·凡·羅斯特拉滕 (Pieter van Roestraeten) 之手。 作者供圖

金娘 (myrtle) 和橙子所製成的香丸。在鋪墊的炭火上緩緩燃燒的香丸會散發出縷縷香氣瀰漫的煙霧，腦補這畫面竟頗有種太上老君煉丹之感。

離開弗朗斯·哈爾斯博物館，這尊精美的香爐始終在我腦海中念念不忘。用手機在網上搜索詞條「十七世紀香爐」，首條彈出來的圖片驚呆了我：收藏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一尊於一六七五年在英國製造的銀製香爐和剛剛畫中所見的無論是器型還是紋樣都幾乎一模一樣。那麼新的問題來了，莫非畫中的銀香爐不是荷蘭本地貨？那麼在哈勒姆出生並學藝的羅斯特拉滕是在何等機緣下繪製此作呢？

一六六六年，八十四歲高齡的弗朗斯·哈爾斯溘然長逝。由於荷蘭共和國因戰爭導致經濟斷崖式下滑，同年羅斯特拉滕攜妻子阿德里安婕·哈爾斯前往倫敦謀生。鑒於「華麗靜物」題材在英倫三島頗為罕見，畫家在倫敦主要為英國貴族繪製其所藏昂

貴物品的靜物畫——相當於給這些珍貴器物創作「肖像」。當時他的一幅靜物畫售價高達四五十英鎊，畫家因此在異鄉得以名利雙收。《帶香爐的靜物》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完成的「靜物肖像」。畫中的香爐製作極其精美，羅斯特拉滕巧妙地用一束聚焦的微小光線在香爐上。其擺放的角度也經過深思熟慮——露出的兩隻爐腳和爐蓋的尖柄巧妙地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角形，也讓左右兩側的寶石胸針與珍珠項鍊成為了陪襯。爐身鏤空的光澤、鏤空的雕花工藝、花卉的細節紋理，讓這尊銀質香爐能夠在博物館狹長走廊的眾多畫作中得以脫穎而出。畫家卓越的寫實功底可見一斑。

細細品味此作，能夠發現其實則包含了「華麗靜物」和「虛空畫」的雙重特質。當時的珍珠飾物由於全取自野生珍珠，因此被視為奢侈品的金字塔尖。因此畫中的珍珠項鍊、帶珍珠的寶石胸針也和這尊精美的銀製香爐一樣散發著奢華與財富的氣息，而這也是「華麗靜物」題材的必備元素。與此同時，由於香水和香丸等耗材被視為短暫易逝的，這幅《帶香爐的靜物》實則還蘊含著「虛空畫」中對生命轉瞬即逝的人生哲學隱喻。雖然物件兒是英國貨，但畫中的深層含義依舊保留著尼德蘭地區的靜物畫傳統。或許也正因此「混搭」的新穎形式，才能讓羅斯特拉滕得以在英倫三島畫壇遊刃有餘。

關於此作緣何在英倫完成後得以「榮歸故里」，博物館的展籤上並未註明。然而，身為土生土長的哈勒姆人，又是當地史上偉大畫家的乘龍快婿，羅斯特拉滕能夠憑藉這幅異國銀製香爐進駐故鄉為老丈人打造的博物館，也算是眾望所歸吧。

尋夢記

閒話煙雨 白頭翁

秦皇統一六國，時刻有危機感。秦秦有崇，令人破夢，言之「亡秦者胡也。」秦深信其夢，令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胡即匈奴。五年後，「始皇帝死而地分」，不是夢不準，是破夢者無能，亡秦者胡亥也，秦始皇少子。此為「託夢」。

魏王曹操，亦曾有「託夢」，其夢見三馬同槽，拱翻食槽，槽即曹也。曹操夢醒，查遍軍中，把握有兵權的馬姓將軍藉故斬首，不是託夢不準，他沒有解到夢之真諦，三馬指司馬父子三人，革了曹魏江山的命。

東漢孝明帝做過一個金人夢。他夢見在

宮殿之上從西方飛來一個金人，金人頸上還有一圈圓光，在宮殿上空自由地飛翔。第二天孝明帝召集百官解夢。其中有一位太史官言，皇帝之夢是告啟天下，西方有聖人出世。早在周昭王時，西方有佛出現，身高一丈六尺，遍體金色，陛下夢見的金人就應該是佛。佛是在夢中走進中國的，孝明帝選派了十八位當朝大臣，去西方求佛。正是孝明帝的這個「金人夢」揭開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

莊子的夢做得離奇脫俗。其中最著名的是「蝴蝶夢」，夢裏莊子變成一隻自由自在的蝴蝶了，飛來飛去，悠然自得，好不快

活。突然間夢醒，他鬧不清，究竟是他在夢裏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在夢中變成了他呢？莊子做了一個深奧的哲學夢。當代著名詞作家喬羽曾寫過一首歌《思念》，寄思於蝴蝶，「好像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後問過喬羽，喬羽說他的確在夢中夢見一隻蝴蝶，似乎也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難道二千五百多年的「託夢」還依然戀戀？夢的信息穿越性也太強大了。

沈既濟是飽經風霜的書生，一生默默無聞，卻做了一個近乎「不朽」的夢，「黃粱夢」。盧生不得志，求仕無途，求財無門，焦慮抑鬱苦悶，途中遇一小店，唉聲嘆氣而

入，見店小二剛剛把黃粱下鍋，便想將息片刻，等飯熟就餐。正遇一道人，道人便送他一枕，盧生頭一落枕，便做起夢來，原來夢境就是人間之境。恍然之間盧生竟仕途煌煌，先中狀元，再中進士，又入翰林，再立大功，功成業就，加官進爵，受寵無比，紫衣高冕，蟒袍玉帶，從節度使一直做到燕國公，膝下五子，個個高官駙馬，顯官達職，妻妾成群，八十歲壽終正寢。

好夢不再續，不得已睜開眼一看，店小二做的黃粱米飯尚未煮熟，此夢在《枕中記》有記載。人生不過如此，即使如此，不過黃粱一夢而已。